

梦中的锦溪

文/海棠

8月17日，我去了锦溪古镇。快到的时候，路边有一个高高竖着的白色路标，上面写着两个红色的大字：锦溪。锦溪，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。我到的时候，是晴天。中午的街道人不多，也可能是天热的原因。

找了个餐馆吃饭。刚坐下，窗外突然下雨了。雨很急，遮住了已经暗下来的天空。空中、地上和我心里也顷刻间下起了雨。

锦溪古镇，今天我来了，是为了完成自己埋在心里许久的的心愿。5月，儿子也来了这里。这里承载了我们母子的太多思念、不舍……

锦溪，是老公的微信名字。微信仍在，微信的主人已离去。将近一年，300多个日日夜夜，晨曦与黄昏，忧伤与思念，历历在目……

老公，你走了，带着对我和儿子的千般不舍、万般留恋走了。我和儿子一起过了第一次没有你陪伴的重要日子：我的生日、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、春节、儿子的生日……

还记得，去年我生日，儿子专程回来陪我，邀亲友一起吃我们最爱吃的火锅。不能忘，没有你的结婚纪念日，儿子说替他爸爸送我一礼物。又忆起，大年三十晚上，按惯例，我们三家一起团圆吃年夜饭，在我旁边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留着老公你的位置。再想起，儿子今年生日：我专程去郑州，约亲人、朋友陪儿子一起度过。

老公，你刚走的时候，家人、朋友聊天时、团聚时，大家都在尽量说着轻松的话，尽量避免提起回忆你的话题。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在我没到来的时候提醒大家，今天晚上不要再聊与你相关的话题，怕我伤心落泪，不能控制情绪……

老公，你走后快一年了。今天我和你聊聊四件特别感觉无助、悲凉的事：第一件，上次在老家，我早上醒来，我们客厅的门打不开了。我使劲按门把手，没有任何反应。那瞬间，我惊慌中不停打电话求助：我给儿子打电话没人接；我联系斌斌，他在外面；我跑到楼顶平台上，找不到外面防盗门的钥匙；我给隔壁邻居打电话，他也不在家……紧张中，我感到孤立无援，有一种与世隔绝、仿佛在只有一个人的孤岛……

第二件，5月我身体检查了几项指标。开始把结果拿给医生时，他说有点小毛病，没啥大问题。后来，医生又给我打电话，说刚才又把你的检查单子看看，有个指标可能有点情况，你也不要紧张，建议你去医院找个医生看看。我既忐忑、又心存侥幸地去市里检查了。医生看了结果，告诉我有些问题，开些药，吃三个月，再复查。如果好了就不说了，不好的话可能就需要做个手术……后面的话，我已经听不清了。老公，你刚走，我再病了，还要做手术，甚至会有更严重的结果。我们的儿子怎么办？从医院出来，一路上，陪我一起的小妹一直在劝我，再找个医院看看……小妹说一起吃饭，我强装镇定说下午有事不去了。回到家里，我就再也无法

控制，任由泪水肆意落下……

第三件，工作上的事。本来以为岗位可能有机会调整，却一直保持现状，亦无语、无助……我自认不是一个胸有大志之人，对名利场也没有过多奢望。只是感到同一时期、有相似经历，或者晚了很多的人，已经遥遥领先，难免有些失落。也是自己修炼不够，平常心还不曾真正拥有。

第四件，儿子去省会上班了。当前最重要的是买房，将来找朋友，未来发展怎么规划，老公，没有你，我真的感觉不知道和谁商量？无人能替代你。房子怎么选？钱怎么筹？是否有不能交付的风险？地段、价位、交通、学校……我内心茫然，束手无策，无奈、无助、深深的无力感……

多少次，我告诉自己，半年内尽量不喝酒，更不能任性喝酒。多少回，夜深了，很累，却难以入睡；多少次，凌晨两三点醒来，直到天明无法再入眠。每一次，看到我们的合影，你的照片、衣物，我们一起去过的饭店，你曾说过的话、唱过的歌，尤其是你的家人、最近的朋友、同学，既想见、又怕见。我们相识30年，共同的回忆太多太多……一幕幕印在脑海，烙在内心。

老公，也告诉你四件开心的事。第一件，儿子年后去省会上班了。开始，他不愿去。我知道他不想离我太远，怕我孤单。我想如果你在的话，会让儿子去更大的平台锻炼，我就建议儿子去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想让儿子到新环境里，早点淡化你离开我们的悲痛。儿子去新单位上班了，他很敬业，也越来越成熟了。可是他这种成熟来得太早了，让我心疼。

第二件，身体出问题的事，后来和大妹联系，她和大妹认识当地有一位名医，医术高明，妹夫请他给我看看。医生说我的问题不大，有相似病例，他看好了很多。快两个月了，上次一个多月的时候他说已经有了好转，让我放心。又开了中药，一直在喝。现在的我，深知健康是1，其他都是0。健康是一切的基础，病有好转，让我安心，也让你和儿子放心。

第三件：家人、亲戚、朋友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和我儿子关心关爱，给我们无形的力量和温暖。

第四件，《此情可待成追忆》成册，收集了儿子、亲人、朋友对你的思念、不舍……封面，我选择了你喜欢的锦溪古镇的照片。封面颜色是灰色的。书名是请我们本地的一位知名书法家题的。稿件也请了老朋友编辑。书中每一页，在右下角都有一朵玫瑰花的图案……历经了半年之久，几易其稿，熬了几个半夜才完工，终于在清明节编印成册。随着火苗点燃，烟气升起，把我和儿子对你的思念，随风送给了远在天堂的你。

老公，你的周年忌日马上到了。今夜又下起了雨，雨是离人泪。这是你对我和儿子留恋的泪，亦是我和儿子对你思念的雨……

锦溪古镇，我在这儿住了一晚。天上的月亮、桥上的灯光、水中的荷花，无不在沉默着。

锦溪，你已不在我身边；梦中，你是否能如我所愿，与我再度重逢？



香随风远

梁虹/摄

谢谢您，载我一路前行

文/徐世奎

拉开房门，我与王老师告别。刚走到电梯口，我就听见王老师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：“世奎，先别走。这边离公交站牌远，我骑电车送你。”我忙说：“老师，不用了，没多远，我一会儿就到。”

我赶紧钻进电梯，电梯外，还隐约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。

看看左手的腊肉，瞧瞧右手的赠书，我哑然失笑。这次，我本来是顺道看望老师，却狠狠“掠夺”了老师一回。

唯恐老师追赶，我从信阳学院操场边上的一条近路抄过去。刚刚走出几十米远，那个温暖而熟悉的声音，又从操场旁边的柏油马路上传来：“世奎等等我，我在上面接你。”猛然望去，只见王老师骑着一辆电动车，风驰电掣般朝我前行的方向直直地驶过来。一阵秋风吹过，老师花白的头发，在风中打旋，直刺我的双眸。

我疾步迎过去，王老师从脚踏板上取下一袋腊肉，笑着说：“我记得还有一袋，才找到。这两袋你一起拿走。前两天我给我弟寄过去几袋，他说挺好吃。你带回家好好泡泡、洗洗，让孩子尝尝。”

我使劲点点头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我让王老师从电车上下来，把腊肉和书放在脚踏板上，让老师坐在电车后面，慢慢骑行。刚走几步，王老师拉了拉我的衣襟，说：“还是让我带你吧，我这身材，坐在后面，有点挤。”

没办法，我只得把车停下，把腊肉和书拎在手里。等老师坐好，我小心翼翼地跨上后座。王老师笑着说：“坐好了，开车！”

我两腿呈马步状，准备随时撑住可能倾倒的电车。王老师身子略微前倾，紧握双手，努力让这辆小电车奔赴前程。就这样，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，载着一个知天命的学生，穿行在信阳学院高低起伏的柏油马路上，引来众多学生侧目观看。

思绪飘动，拉回从前。您常常教导我：做人，一定要像东坡先生那样，把眼泪种在心上，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可是，在与您相识的30年人生旅途中，您一次次地载着我，迎风涉雨，眼泪又怎能牢牢地锁在心里。

犹记得，在驻马店教育学院上学时，我参加五公里越野赛。是您骑着自行车，一路伴行。冲到终点时，接过您匆匆递来的毛巾，我忙不迭地拭去泪水。

还记得，在我步入人生泥淖时，远赴长江师范学院工作的您，一次次地打来电话，反复叮咛，万般鼓励。心灵的春天开花时，眼泪也在怒放。

怎能忘记，您退休后返聘到信阳学院，第一时间打电话，邀我到您居住的专家楼，再三嘱咐我，别停步，莫躺平。品尝着您亲手做的回锅肉，笑在脸上，泪在眼里。

到站牌了，我着急让老师回去。王老师摆摆手：“你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既然如此，我陪你一程。”我哈哈大笑，只好听从。

公交车，似乎也洞察了我的心思，匆匆赶来。挥挥手，再次与老师告别。坐到车上，回首望去，王老师，依然伫立在暮色笼罩的站牌下，遥望着渐渐远行的汽车。

我知晓，那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母亲，用满腔的爱，永远载着她的儿子，一路前行。